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静好(英国)

疫情下英伦的真实生活

宅家日记 Day 834

7月3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早上起来, 有点心神不宁, 觉得有事, 想来想去, 我没做任何亏心事, 也不欠任何人人情, 为何心不安呢?

突然我想起了金霞妹妹, 我还欠她一份情。那是两年多前, 我母亲病危, 需紧急转大医院, 需大笔钱。当二姐告诉我此消息时, 我一惊, 不明白为何母亲才和我打了电话, 她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病危需从当地小医院转大医院呢? 虽然听闻此消息, 我感到吃惊和悲痛, 但我马上镇定下来, 通知二姐安排转大医院, 钱我出。

答应了二姐, 但我在英国, 只有英镑, 没有人民币, 需马上找人帮忙换人民币。我先联系了几个有子女在英国留学的家长朋友, 问她们是否需要英镑, 是否可以用英镑和她们换人民币? 金霞妹妹也是其中一个。可惜, 当我一询问完, 她们都回复暂时不需要英镑。

一时换不到人民币, 想着母亲转院急需钱,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助之下, 我联系儿子, 请他帮忙是否能用英镑兑换人民币。感谢儿子懂事体贴, 他马上答应找人换人民币。

我一辈子没找人借过钱, 情急之下, 想联系平时关系较好手头较宽裕的几个好姐妹, 想向她们求情, 请她们每人紧急借给我几万元, 等我英镑换了人民币后, 就马上还她们。

金霞妹妹是我开口借钱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好姐妹, 因为她儿子Joy在英国留学, 以前学校Half Term(半学期假)时曾在我家住过, 且金霞妹妹在前不久, 因为银行转账暂时出了点问题, 为给儿子交学费, 她找我换了一些英镑。当我收到金霞妹妹需换英镑的短信时, 我正在外度假, 但我二话没说, 就同意了, 并告知她: 我现在在伦敦度假, 两天后回林肯, 回家后立马转英镑给他儿子交学费。

记得那天当我们从伦敦开着房车回家, 已是晚上十点多, 一进门, 我顾不上休息, 就马上打开电脑, 从网上银行转给金霞妹妹儿子Joy所需的英镑。关于汇率, 我看都没看, 就按金霞妹妹告诉我的当日汇率换的。

我想当她需要我帮忙时, 我能急她所急, 帮她的忙; 作为好友, 她也应该急我所需, 帮我忙吧。想到这, 我就给金霞妹妹打电话, 请她先借我两万元急用, 当我换到人民币后马上还她。果然是好姐妹, 金霞妹妹没有任何推脱就答应了, 她说: 手机上暂时没有这么多钱, 你

等一下, 我去安排。

当晚金霞妹妹筹好钱, 从微信上转账给我, 但微信支付一次转不了这么多, 她第二天再转了一次。

感谢金霞妹妹在我紧急之时, 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借钱给我, 帮助我解决燃眉之急。

随后儿子帮我换到了所需的钱, 在两天之内我凑齐了母亲转院所需的钱, 并转交给了我二姐, 请她全权安排母亲的转院及治疗等事宜。

我家有六兄妹, 只有我一人远离家乡住在国外, 平时没时间没机会行孝照顾母亲, 都是在家的兄弟姐妹们在照顾母亲。这次母亲重病住院, 为了减少我的愧疚, 我出全部的钱, 请兄弟姐妹们出力, 帮忙照顾生病的母亲。

在随后的两天, 我及时还了金霞妹妹借给我的二万元钱, 并道了谢。当时我曾想过发一个小红包感谢金霞妹妹, 但担心她不收, 心想当疫情好转后, 当她儿子Joy返回英国时, 我们去机场接他并请他吃饭, 以表感谢。

但英国疫情一直没有好转, 还一度成为了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安全, 金霞妹妹的儿子一直没返回英国。

为感谢金霞妹妹在我急需时借钱给我解危的恩情, 我一直记着她的帮助, 想尽快还她的这份情。既然她儿子迟迟没返回英国, 我决定发金霞妹妹500元钱, 感谢她的慷慨解囊, 于是我从微信上转给她500元, 并解释了为何没有还在还钱时给她的原因, 并再三请她一定要收下, 就当是利息。

金霞妹妹看到我的信息和转账后, 她坚决不收, 并说: 我是你妹妹呀, 应该的。一句“我是你妹妹, 应该的”, 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暖。

虽然金霞妹妹最终还是没收我转给她的500元钱, 但我已表达了感谢, 内心不再纠结。

借钱, 可以看透人心。毫不犹豫借给你的不仅仅是钱, 更是信任, 是情谊。这份情我会一直记得, 且在以后任何时候金霞妹妹需要帮忙时,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作者简介: 静好, 原名王静, 英籍华人。现任海外凤凰诗社社长兼双语主编、香港左龙虎虎国际诗书画研究会副主席、神韵之风副会长等。作品散布在各网络平台及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中国诗刊》等。曾获奖, 世界诗会瑞典总社荣誉社长, 世界名人会荣誉会长, 联合国《世界生态》杂志顾问。



作者在英国林肯市的家

从前我打开组合音响总是听贝多芬, 很少听瓦格纳。我对瓦格纳可以说有点陌生, 来德国后每天听激光唱片里的瓦格纳, 才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他是自贝多芬之后, 德意志民族的又一个心声、灵魂和精神。

我客居在德国的莱比锡, 这个城市就是瓦格纳的出生之地。它的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 都有一种崇山峻崖的磅礴之气。瓦格纳的歌剧就有这个磅礴之气。

许多个夜晚, 当莱比锡一弯新月斜挂在窗前时, 他的音乐艺术世界便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听到音响中透露出来的是凌云胜气, 是宏伟的英雄、史诗般的气概。这是我的一个新发现。

瓦格纳1813年生于莱比锡, 他与贝多芬一样是那种为音乐而生, 也是为音乐而死的音乐艺术家。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推卸不掉的“艺术使命”, 德文叫: die Kunstmission.

一个人如果有使命, 那就有了一种神圣的庄严性。使命不是外在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 它的重要性便是凌驾于个人生命之上。我从瓦格纳的音乐中, 就能时时感受到崇高人生的使命感。他是那么雄浑、深沉和博大, 他无疑像他的前辈贝多芬那样, 是个愤激者, 是个天地之才。他把19世纪德国浪漫派的诗和哲学, 以及建筑艺术都融进了他的音乐。

我在德国无论城市和乡间, 森林和牧场、教堂和湖泊, 都能从不同侧面感觉瓦格纳的音乐艺术世界, 那世界令我心情激荡。我成了瓦格纳的崇拜者, 我的德国朋友说: “瓦格纳的音乐, 才是真正的德国音乐。”我想也是。

无论音乐界, 还是政界, 不少名人都崇拜瓦格纳的作品, 对他肃然起敬。那是在瓦格纳的歌剧里, 有一种英雄史诗般的日耳曼世界观。他们赞叹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是杰作, 还有《尼伯龙

沿着尼罗河一路向东南方向溯流而行, 抬望眼, 夹岸茂盛的纸莎草在天风中翻飞舞动, 它们曾作为埃及造纸的原材料而名留青史, 与东方的华夏文明一样以纸为媒介延续文化香火。

我被纸莎草蓬松硕大的球形花冠吸引, 驻足在东非的烈日熏风中, 不知不觉被强烈的紫外线将雪白的肌肤晒成红棕色。我像千年前出埃及的摩西一般, 在河畔的旷野中踟蹰前行, 猛然拨开茂盛的水草, 被万顷乡愁一般的碧波琉璃迷住了心眼。

这片烟波浩淼的大湖, 便是尼罗河的源头, 位于东非高原之上的维多利亚湖, 既是非洲最大的湖泊, 也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淡水湖。

湖水在风浪中轻漾, 呢喃着舔舐岸边细碎散落的礁石, 一遍遍诉说着缱绻的思念。穹顶之上, 灰色的密云在熏风中奔涌流散, 造势般一泻千里地汇入湖天一线的虚实交界处。几棵热带椰树在湖畔风中孤独起舞, 几头若隐若现的河马在湖中载沉载浮。

一个陌生的黑人男子独立湖畔, 手执长杆, 静静伫立在风中, 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虚弱殷红的斜阳, 入定般出神发愣。他的背影与湖天融为一体, 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寂寥之美。我站在不远处, 不觉紧了紫衣袖, 在这东非高原的日暮时分, 总有几分夹带着寒意的凉爽随晚风袭来, 泛起羁旅天涯游子心底隐隐的乡愁和倦意。

与丈夫在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基苏木游走穿行的日子, 这一片大湖慷慨地为我们提供着美味的非洲烤鱼和怡人的美景。维多利亚湖作为非洲第一大淡水湖, 比中国的青海湖大15倍, 是仅次于北美苏必利尔湖的世界第二大淡水湖。它大部分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两国境内, 只有一小部分位于肯尼亚。由于这三国工业文明仍不发达, 维多利亚湖侥幸没有受到任何工业污染。湖内盛产

顾艳(美国·华盛顿)

在德国听瓦格纳音乐

(外一篇)

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都是杰作。他们说: “当我们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 我们就会对他肃然起敬。因为, 他不许在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们尊敬他……”

我知道瓦格纳还有许多哲人朋友和知音, 尼采就是其中之一。当尼采沉闷的时候, 瓦格纳的音乐就会给他以纯粹的幸福。而瓦格纳也在尼采身上, 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哲学家。应该说, 瓦格纳本人也是一个哲学家。比之尼采, 他更偏爱叔本华的哲学。

我漫步在莱比锡街头, 秋风吹拂着我的长发和裙裾, 而我想得最多的, 便是瓦格纳的一生和创作。瓦格纳只活了70岁, 一生坎坷, 无论流亡国外十多年, 还是婚姻经济问题, 以及坐牢的威胁; 他饱尝了生的种种烦恼, 但他没有伤感颓废。他始终以雄浑博大的胸襟, 追求着。我在他的故乡莱比锡街头, 被他熊熊燃烧着的生命之火感染着, 内心也开始有一团燃烧的火。

斯梅塔那与《伏尔塔瓦河》

最近我才知道斯梅塔那, 就是《伏尔塔瓦河》的作者。他用音乐描绘的河流, 很早就在我心里溅起浪花。我知道那条河就是捷克人的母亲河。它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波希米亚儿女, 也哺育了斯梅塔那和德沃夏克这样伟大的音乐家。我第一次听《伏尔塔瓦河》的时候, 被它波涛滚滚、气势浩大的旋律震撼了。那是一条多么博大的河流啊! 它仿佛让我感到斯梅塔那, 用生命拥抱住了这条河流。那么深沉又那么有激情。

《伏尔塔瓦河》, 是斯梅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中的一章。斯梅塔那写《我的祖国》是1874年, 那年他正好50岁。然而, 50岁是他生命旅途, 中灾难性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耳朵因病失聪, 失去了宝贵的听力。这对一个作曲家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没有了声音, 世界成了一个死寂、沉默的世界。没有了声音, 世界也成了万籁俱寂、万念俱灰的世界。然而斯梅塔那没有使自己的心灵荒漠, 也不让自己的灵魂沉寂。他像晚年失聪的贝多芬那样, 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开始了他的创造。

我无法想象, 一个聋人要

以何等的毅力和煎熬, 才能让声音化为形象在他的心旌飞扬摇曳。这一定是音乐在他心中的魔力。音乐是可爱的艺术, 艺术就像仁慈和善良的夜, 她给予了斯梅塔那白昼与光明的响亮声音。

我想起肖贝尔谈音乐时说: “……你安慰了我生命中的痛苦, 使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爱情, 把我带进美好的世界中……每当受苦的人把琴弦拨动……使我幸福得好像进入天堂。可爱的艺术, 我衷心感谢你! 可爱的艺术, 我感谢你!”

是的, 音乐是不朽的, 一切都会匆匆消逝, 唯有音乐能够常在。音乐是内在的海洋, 是深邃的灵魂; 更是一切善良孤独, 智慧心灵的金窑和避风港。斯梅塔那在这个金窑和避风港里, 整整花了五年时间, 才最后完成了《我的祖国》。

在《我的祖国》中, 最动人的乐章就是《伏尔塔瓦河》。它像斯梅塔那所说的那样: “……它在森林中逡巡, 聆听猎号的回音; 它穿过田野, 饱览丰收的景象。在它两岸, 传出乡村婚礼的欢声。月光下, 水仙女唱着迷人的歌在浪

尖上嬉闹。在河畔荒凉的悬崖上, 保留着昔日光荣和功勋的那些城堡废墟, 谛听着它的波浪喧哗。顺着圣约翰峡谷, 它奔泻而下, 冲击着危岩峭壁, 发出轰然巨响。然后, 河水更广阔地奔向布拉格, 流经古老的维谢拉德, 展现出它全部的瑰丽和庄严。伏尔塔瓦河继续滚滚向前, 最后同易北河的巨大流汇合并消失在远方……

我闭上眼睛, 倾听斯梅塔那的《伏尔塔瓦河》, 眼角有晶莹的泪光。那种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的宁静, 是斯梅塔那真正的宁静。我听懂了他在沉寂中倾吐的爱和激情, 更听懂了他从血液里流淌出来的声音。

我被久久地感动着、震撼着……

作者简介: 顾艳, 国家一级作家, 文学教授, 博士。1980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 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7年初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2009年至2012年, 访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已出版著作29部。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夜上海》《我的夏威夷之恋》《辛亥风云》等。现居美国华盛顿。



崔森森(美国)

维多利亚湖: 追风逐浪天涯客

各种淡水鱼, 为沿岸居民提供了优质的鱼类蛋白。

基苏木当地人喜爱吃湖中的鲫鱼, 烹饪方式多是煎炸、炙烤, 或者复合料理。据说, 这湖中生活着200多种淡水鱼, 除了鲫鱼之外, 还有重量超过45千克的尼罗河鲈鱼等等, 湖中繁衍生息着鳄鱼、河马, 湖上盘旋着鸬鹚、白鹭和塘鹅, 岸边随处可见碧绿的芭蕉园, 沿岸时常有斑马、犀牛、大象和长颈鹿出没其间。由于湖水极浅, 平均只有40米的深度, 因而水面上时常可见河马与翠绿的浮游植物。这汪琉璃海哺育了湖畔3000多万非洲人, 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卡盖拉河、卡唐加河这两条大河从西侧注入维多利亚湖, 带来丰沛的水量; 而大湖唯一的出口便是维多利亚尼罗河, 一路向北奔入埃及境内。

为了表示对我的欢迎, 丈夫的同事们邀请我们夫妇到维多利亚湖边品尝当地最正宗的烤鱼。前一日晚上打电话预定了次日中午12点的座位和菜式, 谁知, 到了当日, 我们到达湖畔露天餐厅时, 店家依旧没有准备好饭菜, 倒是带着非洲洲友好而缓慢的节奏愉快地迎接我们的到来。

朗日晴空下, 来自大湖的熏风吹拂着我的发丝和衣裙。我极目远眺, 看见湖上扁舟轻放的渔家正收船归来, 飘悠悠的在风中摆渡划桨。不知怎地, 竟凭空生出一种“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的漂泊美感, 带着浪迹江湖、四海为家的逍遥与苦乐。

同来的朋友们向我推荐了当地一种名叫Stony的姜味饮料, 据说近年来很受欢迎, 喝起来甜中微辣, 细品又有淡淡的草香。在等待了近半个小时之后, 菜终于一道道上来, 是只有两种做法的鱼, 一种是纯油

炸, 另一种是炙烤后浇上用西红柿、香菜、洋葱和辣椒调配的酱汁, 入席者每人面前一盘鱼。当地的习俗是用手撕鱼食用,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所幸, 店家体贴地为我们拿来了刀叉。我喜爱那种非油炸的烤鱼, 上面铺满了厚厚的配料酱汁, 用刀叉寻宝般探索酱汁下的雪白鱼肉, 送入口中, 滋味绵长芬芳, 带着鲫鱼的鲜嫩和香料的咸辣。和海南的黄灯笼椒酱一样, 适量的咸辣更会激发出鱼肉本身的鲜美, 恰似联璧合的绝配。配菜却很单调, 只有烙饼, 凉拌洋葱胡萝卜辣椒沙拉, 清炒羽衣甘蓝, 以及非洲独特的主食ugali。这种主食和中国的糯米团比较相像, 是用粗玉米打成的弹牙面团。食用时用手揪下一小团, 揉搓成小饼, 蘸着烤鱼的酱汁食用。这一餐, 我们一行十多人边吃边聊, 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小时。这家大湖之畔的餐馆早已人声鼎沸。我们结账后起身, 在一群热气腾腾的黑人中间挤出一条道路, 心满意足地信步走出这里。

沿途经过一处简陋的渔村, 几座铁皮屋前是成桶的小鱼干和鲜鱼。我从车窗探出头, 捕捉着空气中飘来的鱼腥味和大湖的湿润水气, 眼前竟然浮起了渤海之滨故乡的影像。和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一样, 因为疫情阻隔, 我已经三年未归故里, 思乡之心在繁忙的工作中归于沉寂, 而今一旦放松下来便不可遏制地袭上心头。肯尼亚的疫情倒是控制得很好, 街道上很少见到戴口罩的行人, 似乎并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冲击。

几天后, 我们再次到维多利亚湖畔的一处游艇俱乐部聚餐, 这是当地一处相对高档的会员制会所。椰风花影在晚风中摇曳成姿, 我陪同丈夫出席, 有幸结识了这群在非洲从事科

研工作的科学家和他们的家属。我们在俱乐部草坪上一同合影, 又进行了愉快的鸡尾酒式的社交互动, 最后入席享用美味晚餐。知道我爱吃鱼, 丈夫为我点了从湖中刚刚捕捞上的新鲜鲫鱼, 由俱乐部厨师妙手烹饪, 滋味远胜之前尝到的烤鱼。丈夫点了他爱吃的炖羊肉和炸土豆饼, 配上当地著名的啤酒Tusker, 这酒曾被称为“肯尼亚的骄傲”。

3月底, 这里已入雨季。晚餐用到一半时, 屋外忽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 屋内的电灯时明时灭。当整座游艇俱乐部陷入黑暗时, 在座的人们像孩子般集体发出兴奋的欢呼声; 但, 不要高兴太久, 因为不到一分钟光景, 电力又重新恢复供应, 四周一派灯火通明。据说, 这种情况在雨季经常发生, 当地人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起身走到窗前, 隔着瓢泼大雨望向黑漆漆的夜空, 一道道闪电携着惊雷划过维多利亚湖的上空。我看见暗夜风雨中的大湖, 高深莫测, 幻影流迁。身后, 响起丈夫温柔的声音。回头看时, 晚餐聚会已经结束, 众人各归各位散去, 我们也顶着疾风骤雨登上了归家的车子。我没有回望雷雨中的维多利亚湖, 它巨浪翻涌的模样让我望而生畏, 全然不似白日的娴静柔美。

车子在漆黑的风雨街道悄然行驶, 整座城市在暗夜中沉沉睡去。我坐在车窗前, 宛如天涯归客, 疲惫地透过风雨望向夜空, 没有一丝的星光流云, 只有诉不尽的暗夜乡愁。丈夫伸手握住我的手, 温柔地安慰道: “明天一定是个晴朗的天。”

作者简介: 《世界华人周刊》执行总编辑, 出版长篇小说《沈云瑶》、《翡翠庄园》, 文学作品集《森森看世界》、《候鸟》。